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宗教改革与 西方近 代社会思潮

李平晔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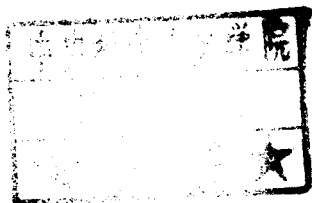
B 928.1
1

89929

DG14/10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

李平晔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 132 号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宛耀宾 梁 衡

舒 乙 孟纪青

主 编：王志远

副 主 编：戴维熊 宋立道

秦惠彬 文 庸

主编助理：李百替 张世英

本书责任编辑：文 庸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

李平晔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国防出版社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0 千字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072-0324-7/Z·79

定价 (软精装): 5.80 元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界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

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不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辩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

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恩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

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好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吴于廑序

16 世纪西方宗教改革和近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对自然界的科学探索，几乎是一种同步而又交叉发展的历史现象，人们往往称之为近代西方精神的崛起。这一精神何以形成？如何形成？它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今后还将怎样发展和演变？这对世界处于多变的今天，无疑值得人们考察和思索。

具有近代涵义的人的理性追求，在西方的出现比在东方早约三、四个世纪。这一追求的出现，其初露的锋芒往往要指向存在于不同领域中的带有制约性的、令人不须思索即行遵从的外在权威。就 16 世纪西方宗教改革而言，它所首先抨击的，是久已成为无上权威并且排斥任何不同理解的天主教会正宗教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性功绩，就在于确认人的信仰应当取决于人内心的理解，而非取决于外在的强制。这就是说，每一个教徒亦即每一个常人的理性，可以独立判断教义的是非，迳自理解《圣经》的真谛，而这种判断和理解，毋须凭借教皇及其统治下的教会的权威。这就把人的信仰从天主教正宗教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为近代西方的宗教自由和某种程度上的思想自由树立了先声。

加尔文使新教教义系统化、规范化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重蹈天主教的覆辙，这是有待探讨的问题。至于路德派的

信义宗教会，在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于维滕堡万圣教堂大门上以后的百余年间，不但在西北欧和中欧许多国家中成为国定教会，而且出现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教义。当年路德用以反抗教皇权威的那种发扬信徒自身理性的精神，竟又受到新正统的束缚。但是，人的理性追求没有跟着新的教义僵化而僵化。从17世纪后期开始，信义宗正统主义逐渐为虔敬主义所取代，到18世纪中期，终于导致在信义宗内部出现尊重理性、反对盲目崇拜权威的“启蒙运动”。这在人类文化史上，可说是屡见不鲜的现象。司马迁赞颂屈原有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人的理性一旦觉醒，尽管教义、信条以及思想僵化的现象会一再发生，但它总是要祛除“浊秽”，超越“尘埃”，不断进行新的追求和探索。路德为信仰自由树立的先声，不因遭遇挫折而消失。

在15、16世纪历史大转折时期的西方世界，对于真诚的基督教徒，很难回避这样的问题：信徒亦即人之获救，是仰仗高踞于他们之上的、等级森严的天主教会的权威，抑或依靠恪守他们自身所理解的信念？信徒亦即人之希望和追求，是对渺茫的、永不可及的彼岸天堂的向往，抑或即在此世此生的生活与劳作之中？回答这些问题，是当时宗教改革者激扬文字的焦点。路德和加尔文都认为，拯救人的力量，亦即使人摆脱现世苦难的力量，在于人自身，在于由人自身所认知和确立的信念；而人自身在此世此生的执着追求，即为人生希望之所在。由于这样，在宗教意义上，人的现世生活也就隐隐蒙上了圣光。也由于这样，在一般信徒和神职僧侣之间，也就仿佛泯灭了差别，既“使僧侣成为俗人”，也“使俗人成为僧侣”，从而使世俗界生活与劳作同宗教界礼拜与修道一样，也具有宗教善行的性质。在人主体与目的抑或神是主

体与目的这个问题上，路德和加尔文之间有分歧。尽管二者可以互补或互为制约，但宗教教义问题往往难免绝对化的倾向。以前者为绝对，足以滋生唯我、个人至上的观念，终至导致人的“神化”；以后者为绝对，足以助长人性的压抑、自我失落，终至导致人的“物化”。这种“神化”和“物化”的两极，可以说是宗教改革家留给新教教徒的一份是非杂揉的遗产，实际上久已成为蕴藏于近代西方文明中的隐患。

人的理性的发扬，人的思想从强制性的宗教权威下的解放，为近代的科学探索和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前景。16世纪西方宗教改革所附丽的近代人文主义和理性追求的精神，在世界历史上率先推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当今天的一些西方学者身处经济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物质消费高度丰足的社会，面对宇宙开发、空间无限扩展的未来，却为人的“物化”而不胜慨叹，惘然于人性的沦丧。这一矛盾现象确实应当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反思。当前我国正以全力从事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包括路德宗教改革在内的西方早期近代思潮以及这种思潮在形成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作用和影响，无疑会为我们揭示可资借鉴的历史得失和利弊。研究和了解西方近代所曾经历的道路，是为了更好地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走出这条道路将是一个长期的历程。伴随这个历程的将是不断的探索 and 追求，不断的比较和分析，不断的迂回和前进。本书之作，从早期近代西方思潮这个侧面，或许可以引发人们对历史抉择的思考。

作者跟我一起从事 15、16 世纪世界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探讨，前后共六年之久。这是她关于路德宗教改革的第二篇长篇文章，主要在论述这一改革与西方早期近代思潮之间的同步、交叉关系。几年以来，我诸病间作，幸而在病的间歇期

中，得以通阅这一长篇论文的全稿。近闻论文即将出版，爰就所陈论旨，略书一二为序。

一九九一年七月于武昌珞珈山

自序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受一定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尽管这种文化影响是非由自择的，但是，它深入人们的骨髓和血液，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判断。人们可以否定它、批判它，但却不能摆脱和逃避它的影响。

欧洲人是生活在基督教文化之中的。基督教文化是一个伟大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许多学者、史家惊异于基督教的生命力和适应力。的确，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文化、这样的精神，它能保持其基本原理的不变而适应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至今尚无衰败之势。为了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为了满足、迎合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理需要，它随不断变化着的生产方式和伦理思潮而赋予其基本教义和基本原理以新的解释和说明。基督教形成于古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古罗马帝国的崩溃毁灭了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基督教却保存下来了。它成为封建制度上千年统治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教权奴役广大西欧人民的思想武器。然而，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和发展，它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尽

管近现代西方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尽管人们大多已不相信荒诞的贞女受孕、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学说，但是，日益精神化的基督教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仍然统治着人心，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即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也不能否认这种文明对其精神和思想的影响。

赫·乔·韦尔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一书中指出“只在15世纪临近结束时，西欧的真正活力的一些迹象才逐渐显现出来……它那时的种种问题就是今天种种问题的雏型。”^[1]15、16世纪是西欧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15、16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欧洲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映。它反映了西欧人们思想进步的历程，是西欧人们思想观念近代化的肇始。这种思想观念从中古向近代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从西欧中世纪僵死的、教条的理智氛围中，何以能生发出一种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理性精神？从中世纪超验的、反人性的天主教统治中，何以能生发出世俗的人道主义精神？从中世纪对荒诞奇迹信仰和圣徒圣物崇拜中，又何以能生发出近代的科学探索精神？以及这种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科学的精神对近代西欧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便是本文所力图探讨的问题。

欧洲中世纪是一个信仰至上、神明主宰的时代。因此，要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宗教的神学的问题，陷入一些在无神论者看来如痴人说梦般的非理性主义论争之中。然而，正如史蒂文·奥兹麦特(Steven Ozment)所说的：“那些在近代人看来暧昧不清的神学讨论常常对于16世纪的世人是一种启示。”^[2]我们也只有从这些暧昧

不清的神学问题出发，才能看清西方人的价值观是如何从一种出世的、超自然的、无所作为的世界观转变成一种入世的、自然主义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尽管宗教改革者们的思想和学说体现了近代精神，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他们是刚刚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中走出来的前驱，是立足于时代分界线上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不可避免地深深烙有中世纪的印记。我们不能脱离他们的时代，以现代人的眼光和标准去评估、论断他们。S·奥兹麦特指出：“谴责任何历史运动没有用它最高的理想铸造未来的数代人，这是不公正的。它必须被那些它所能控制的东西即随之而来的历史所评估。”“一言以蔽之，宗教改革首先应当被它与中世纪而不是与 20 世纪的事物的承继和中断来判断。”^{〔3〕}

近代欧洲的基督教文明随着 15、16 世纪以来欧洲人的海外扩张和殖民的足迹而遍及全球。以致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一个地区能够保持其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化。所有的民族，都处在各种思想流派、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之中。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将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从时间和空间上联成一体。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变动，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力。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我们不能无视其他文化。我们需要相互了解、相互理解。如果我们了解一点基督教，了解一点西方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了解一点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不就更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欧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了解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便更好地了解世界发展趋势，从而探索中华民族现代化之路么？

希望本文能够提供这样一幅历史的画面。

[注释]

[1] 韦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1页。

[2] 史蒂文·奥兹麦特：《The Age of Reform》Yale University, 1980年，第434页。

[3] 同上书，第435页。

汤普逊：“近代社会的根源是深深地扎根于中世纪时代的历史里。中世纪历史是近代所承袭的遗产。不应该认为它是与我们无关的东西。它的文明在多方面已渗入我们的文明里。”（引自：《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9页。）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于廑序

自 序

上篇 基督教与人的理性

- 一 宗教改革前的理性与信仰…………… (1)
 - 1 原罪与理性…………… (1)
 - 2 中世纪天主教论理性与信仰…………… (5)
 - 3 人文主义者的理性精神…………… (15)
- 二 宗教改革者论理性与信仰…………… (34)
 - 1 路德与理性…………… (34)
 - 2 加尔文与理性…………… (45)
- 三 理性与《圣经》…………… (58)
 - 1 《圣经》权威的建立…………… (58)
 - 2 对《圣经》的理性主义批判…………… (70)
 - 3 《圣经》与近代理性主义精神…………… (83)
 - (一)《圣经》阅读与教育普及…………… (83)
 - (二)《圣经》权威与科学探索…………… (90)

下篇 基督教与人的拯救

- 一 基督教与人…………… (110)
 - 1 原罪与人的境况…………… (110)
 - 2 末世论与灵魂不灭…………… (115)